

◇百工遗珍

磨玉的人

[盐城]张国军

玉雕白如浮云。手抚,玉脂凝肤;轻敲,悦耳悠扬,声声把我带进那个遇见它的场景里。

那天,我走进匠人的世界。一群灵敏的鼠、稳重的牛、威猛的虎、善跑的兔……隐藏于玉质之下的生命气息扑面而来。而他正在琢玉,刻刀下,山迢迢,水淙淙,鸟舞楼台。我尊称一声“大师”,他略一停顿:“老哥,什么大师啊,我只不过是一个玉雕手艺人。”

他欲停工与我闲聊,我摆摆手:“你刻我看。”他用尺和铅笔,在一块不规则圆形璞玉立面上轻描淡画。画完仙鹤和亭子,在转动的砣具上切去废料,冷却的水花在钻头下荡漾,如同他额头滴落的汗珠晶莹剔透。细如针尖的电动砣具,在鹤的线条上,一刻一镂,如蜻蜓点水,春风拂过,留下白白的痕,凸显了鹤的形,嘴微张,翅上扬,飞姿像大雁。再用磨针在尾巴上刻出像鱼尾似的羽毛,一道道丝线般的纹路,灯光一照,在楼台亭阁间似要展翅飞翔。

他站起身,指指站在玻璃柜里高耸的宝塔炉,嘴角得意地上扬,向我说起它的前世今

生。

他去景点游玩,看到了望海楼和香炉,心中想起了李清照“玉炉沉水袅残烟”的意境,突然来了灵感,选购了一块和田玉,雕刻出了米把高的“宝塔炉”。塔炉分为上塔下炉,六个立面。塔炉顶端如利剑出鞘刺破天穹。二至六层,层层琢有前后塔门,四周雕有栏杆、围板。塔的檐口飞檐翘角,缀着铃铛。斜坡的檐瓦,他用砣具轻轻一镂,刻出了浅浅的竖式水槽,再沿边一磨,横着一划,凸现了一棱一棱,一截一截,像摆放的青绿色翠竹。塔上的围栏、塔门上方花板的镂空之处,他一剔一磨,镂出一股通透感。塔门、铃铛、香炉上的“活环耳”,采取掏膛之法,打磨,抛光。

安装时,几个部件丝丝相扣珠联璧合,一座深绿色的“宝塔炉”在刻刀下诞生。

“玉不琢不成器”。

那年夏天,他开车到一家玉器加工车间送货,看师傅们的刻刀,在玉石上宛如游龙,刻出深深浅浅的白印。他心心念念想去摸上一摸,趁人家不注意,他迅速拿起一只攥在手里,细腻、滑溜溜,凉丝丝的感觉直奔心头。一位师傅朝他笑笑:

“想学吗?”他点点头:“想学。”

可是,刚学雕玉他如钻进芦苇荡,不知路在何方。每个月的送货工资没了,还要家里垫付学习费用。夜晚他心似月冷,思如乱麻,对家人的愧疚和技艺的渴望,把他撞击得辗转难眠。师傅看出了他的畏难情绪,拍拍他的肩膀。他逐渐重拾了信心,在班上努力地打磨玉件,到宿舍照着画册,一笔一画画出壶的曲线、楼亭的层次、鸟兽的神态、花木的色彩,以及山水的高远。

时间在笔尖的线条中悄然溜走,有一天,他自行设计刻出了一只玉碗,他用手指在碗壁上慢慢地摸,寻找细腻的感觉。当他摸出滑若凝脂,宛如婴儿肌肤的体验时,想想是冷水扎手的激灵、玉屑粉尘包裹的日子成就了自己。回到家乡他刻出了手推车、车簸箕、铁锨、西蓝花等玉器,绿如湖水,荧荧泛光。

已到知天命之年的匠人卢亚东,终于在雕刻一块块璞玉的时光中,把自己雕成了“海派玉雕大师”、响水《卢氏玉雕》非遗代表性传承人。现在他依然在玉雕机前精雕细琢,要刻出灌河风光在玉石中的灵动,比“宝塔炉”更加夺目。

◇生活空间

让树长成树

[南京]袁旭元

小区西南隅有两片人工林,一片是榉树,一片是紫薇。榉树笔挺如执戟的卫兵,紫薇团栾似待抛的绣球。园丁的手艺很是工整——株距两米,横平竖直。到了冬深叶尽之时,它们更像列队等待检阅的士兵,连影子都站成整齐的方阵,肃穆里又带着几分寂寥。

围墙边的树木品种丰富,千姿百态,让人眼花缭乱。开发商深谙“吉祥”之道:香樟取其长青,玉兰喻其高洁,桂花期许富贵,无患子祈愿平安。这些树被妥帖安顿在步道两侧,仿佛一场永不落幕的植物盛会。香樟在冬日里撑开浓得化不开的绿荫;玉兰总是在春寒料峭时抢先绽放,满树白花宛若停驻的云朵。最动人的要数樱花,开时倾尽所有,落时也毫不留恋,让人想起“山深未必得春迟”的诗句。

东南面的仙鹤山,则完全是另一副性情。看不出人工修剪的痕迹,树木们恣意地生长:歪脖子的松树、开杈的栎树、纠缠的藤蔓……它们不讲究“疏影横斜”的意境,只管把枝桠舒展地伸向天空。站在山脚下望去,整座山像谁失手泼翻了一瓮青绿,深深浅浅,近看似杂乱无章,远看却生意盎然——原来自由本身,也是一种秩序。

这让我想起儿子的儿子。几年前在一所知名大学读电气工程,大四时,有家央企来招人,条件他

都吻合,也报了名,最终却放下了那纸合约,留在本校攻读计算机研究生。那时同学让我劝劝他。我问他:“那家单位多少人打破头要挤进去,你怎么舍得放弃呢?”

他眼里亮亮的,声音轻,但很稳:“叔,我想看看自己能飞多远。那单位样样都好,但不是我想要的。”

我忽然说不出话。我们总拿自己的尺去丈量孩子的路,却忘了他们早已生出自己的翅膀。

小明现在已是一家互联网公司的部门主管,整日忙忙碌碌,但饱满如熟坠的秋果。

他在那里遇见了未来的妻子,在杭州安了家。婚礼那天,我望着他含笑的脸,忍不住问:“当年没进那家单位,后悔过吗?”

他朗声笑起来:“叔,我在这里找到了自己。那个单位、那个岗位或许是别人的最好选择,但不是我的。”

那一刻,我忽然想起小区周围的那些树。

原来,人世间最好的安排,不过是让花成为花,让树长成树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专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,也可在微信“添加朋友”中“查找公众号”,搜索“B座西窗”或微信号“bzuoxichuang”。

